



海 外 名 家 经 典

# 城南旧事

林海音著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城南旧事

林海音著



林海音〔台湾〕著

# 城南旧事

---

主编：傅光明

顾问：林海音

编者：郑 实

新世纪出版社

**海外名家经典(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814-6/I·217

定价(全八册):76.80元 本册:9.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海外名家经典》

## 总 序

说海外华文文学发端于 60 年代的台湾文坛也许并不为过。1950 年以后,活跃在台湾文坛的作家,大多是由内地迁移过去的。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以及所受的教育,也是在内地度过和完成的。所以,抒发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文化乡愁,始终是这一代作家热衷的主题。

到了 60 年代,台湾兴起了留学热,青年人潮涌美国负笈求学。这些高瞻才华的海外学子,把在异域的生活真相同异域文化相融合,创作出震撼一时的“留学生文学”。这之后,随着华裔作家散居世界各地,作为整体的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茁长起来。

海外华文文学同中国本土文学,都是以中华文化为母体根脉的。但海外华文文学又有其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像作

为海外华文文学重镇的台湾文学，已经渐成气候的香港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菲华文学、美华文学、加华文学，甚至欧华文学，都无不打上本地域文化特质的烙印。换言之，中华文化为海外华人作家提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学根源，而他们所处地域的人俗物事、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又使他们进行着完全本土化的创作。也正因为此，由中华文化衍生出的海外华文文学，才呈现出了形神各异的多样面貌。

与国内文学界、学术界相比，海外华人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行文活泼，“实话实说”，没有躲躲闪闪，更少学究气。抒情表意，直抒胸臆；指陈时弊，一针见血。只有在读这种文章时，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阅读的“快感”。

为从一个侧面展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异色彩，我们策划编辑出版这样一套《海外名家经典》丛书。我们力求在有限的篇幅里，把入选作家的短篇精品（包括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等体裁）做一个聚珍汇展。读者既可以大致了解每一位作家的创作轮廓，又可多少领略到作家所在区域的本土文化特质。我们不求大而全，只要小而精，以小来见大，以一斑来窥全貌。

我们愿以这套《海外名家经典》来为国内读书界换换“口味”，但愿“品书”的朋友有个好胃口！

傅光明

1998年9月

# 林海音：带给你温暖的名字

(代前言)

人生的悲剧，最打动我们的是什么？读着林海音的小说，泪水常常不自觉地涌出来，可我却说不出缘由。是痛苦、感伤、忧郁、悲愤，还是激动？都不是。它们是这样温暖，忽然之间，我们狭小的胸膛感受到苍穹般的宽广。那便是悲剧中最感人的东西：无论你那隐秘在心灵中的痛苦在现实中怎样遭到漠视，在林海音的眼中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胜于一切廉价的英雄主义、伟人梦想和政治光荣。在她笔下，那看似像海水一样宁静的平凡人生总是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无论人们是否能借以战胜或逃避命运的压迫，在我们的一生中它们都是最宝贵、最真实的。因而，林海音的故事虽然都带有悲剧色彩，但她笔下的人物却不是孤独的；在林海音的爱和关注下，没有人会是孤立无援的，何况还有那么

多热爱她作品的读者。被人生风雨拍打得疲惫不堪的身体仿佛得到了陌生小屋中炉火的温暖，悲剧的苦涩由此添加了令人欣慰的淡淡的甜意。我们从中也更深切地认识了生活，更重要的是，恢复了对这个无情世界的信心和热忱。而这些，也正是林海音最大的魅力所在。

林海音小说的素材，在别的小说家眼中也许根本算不上可以写作的原料，可经她筛筛拣拣地一调制，便成了风格独特的“菜肴”。其中最好的佐料，并非像有些作家以为的是被称为“技巧”的东西，而是她质朴细腻的情感。回想一下，《冬青树》的主题、情节、结构、高潮是什么？一个被舅母抚养大的弃儿赶回老人身边庆祝六十大寿，仅此而已。和所有普通的家庭一样，两代人坐在一起吃了团圆饭，老寿星也只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没有谜一样的悬念，没有灼灼逼人的道德说教，没有沉重的社会问题反思，没有借以炫耀作者才智的幽默和讽刺。可，为什么这小说让人如此难以忘怀？因为那其中有一颗能体味到一切欢乐和忧伤的心在跳动。它比晴雨表更准确，比初恋的爱情更细腻，比繁星闪烁的夜空更深广，比冬日的阳光更能温暖人们的心。她无需考虑任何修辞，只要把感受依了她的性格快人快语倾泻而下便不由得你不和她一样高兴时放声大笑，伤心时止不住泪水。

这和我们的传统才女有多么大的不同呀。虽然她说自己是在凌叔华、谢冰莹、冰心等二三十年代才女们的作品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她们那冰清玉洁、“只可远观，不可近闻”的淑女气质。走进林海音的作品，就像去拜访一个热情好客的家庭，迎面走来的主妇总是体贴入微，豪爽大方，她的语气、她的用词都像一个聊天入神儿的好朋友在告诉你知心话。没有书卷气，没有贵族气，活生生一个北



京四合院里的老百姓!

林海音本人要是听了这话,准会高兴得了不得。因为她虽祖籍台湾,1949年以后又回到那里,却终始把北京当成第二故乡。因为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如果让人重新选择,十有八九会愿意回到儿时。这便是童年的魅力,也是多少作家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林海音对北京的思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苦涩的味道越来越浓。不由得她不拿起笔,而且下笔总那么急切,北京的一切都像开了闸的水一起涌来。童年时闻到糖炒栗子的香味,香山红叶经了霜的色彩、乡下人骑小毛驴进城一颠一颠的样子转瞬间铺了满纸。1988年,林海音首次回京探访,看到城市面貌大变,不禁大喊一声:“我的城墙呢!”想像她那心酸的神情,怎能不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愧疚;一个美丽的古都眼睁睁地让现代化吞食掉了!也许是思乡的感情经日月蒸炼愈益纯净,林海音的这部分散文主题相对单一,不如她的小说丰满。但她那真切的情感却时时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浅见做美的破坏者,那是不可原谅的。

# 目 录

林海音：带给你温暖的名字（代前言）……………郑 实 1

## 小 说

驴打滚儿……………	1
冬青树……………	17
琼君……………	21
殉……………	36
乌仔卦……………	55
蟹壳黄……………	65
血的故事……………	76
茶花女轶事……………	85
金鲤鱼的百衲裙……………	108
烛芯……………	121

烛.....141

## 散 文

秋游狮头山.....	153
吹箫的人.....	158
悼钟理和先生.....	170
冬阳·童年·骆驼队.....	176
文华阁剪发记.....	179
旧时三女子.....	189
念远方的沉樱.....	199
虎坊桥.....	205
北平漫笔.....	211
绢笠町忙往.....	232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238
我的童玩.....	241

# 驴打滚儿

换绿盆儿的，用他的蓝布掸子的把儿，使劲敲着那个两面釉的大绿盆说：

“听听！你听听！什么声儿！哪找这绿盆儿去，赛江西瓷！您再添吧！”

妈妈用一堆报纸，三双旧皮鞋，两个破铁锅要换他的四只小板凳，一块洗衣服板；宋妈还要饶一个小小绿盆儿，留着拌黄瓜用。

我呢，抱着一个小板凳不放手。换绿盆儿的嚷着要妈妈再添东西。一件旧棉袄，两叠破书都加进去了，他还说：

“添吧，您。”

妈说：“不换了！”叫宋妈把东西搬进去，我着急买卖不能成交，凳子要交还他，谁知换绿盆儿的大声一喊：

“拿去吧！换啦！”他挥着手垂头丧气地说：“唉！谁让今几个没开张哪！”

四个小板凳就摆在对门的大树阴底下，宋妈带着我们四个人——我，珠珠，弟弟，燕燕——坐在新板凳上讲故事。燕燕小，挤在宋妈的身边，半坐半靠着，吃她的手指头玩。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我问。

“跟你一般儿大，九岁喽！”

小栓子是宋妈的儿子。她这两天正给我们讲她老家的故事；地里的麦穗长啦，山坡的青草高啦，小栓子摘了狗尾巴花扎在牛犄角上啦。她手里还拿着一只厚厚的鞋底，用粗麻绳纳得密密的，是给小栓子做的。

“那么他也上三年级啦？”我问。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儿？他成年价给人看牛哪！”她说着手停了手里的活儿，举起锥子在头发里划几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个，可得回家看看了，心里老不顺序。”她说完愣愣的，不知在想什么。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其实丫头子的故事我早已经知道了，宋妈讲过好几遍。宋妈的丫头子和弟弟一样，今年也四岁了。她生了丫头子，才到城里来当奶妈，一下就到我们家，做了弟弟的奶妈。她的奶水好，弟弟吃得又白又胖。她的丫头子呢，就在她来我家试罢了工以后，让她的丈夫抱回乡下去给人家奶去了。我问一次，她讲一次，我也听不腻就是了。

“丫头子呀，她花钱给人家奶去啦！”宋妈说。

“将来还归不归你？”

“我的姑娘不归我？你归不归你妈？”她反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奶？为什么到我家当奶妈？为什

么你赚的钱又给了人家去？”

“为什么？为的是——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呀！小栓子他爸爸没出息，动不动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来当奶妈自己赚钱！”

我还记得她刚来的那一天，是个冬天，她穿着大红棉袄，里子是白布的，油亮亮的很脏了。她把奶头塞到弟弟的嘴里，弟弟就咕嘟咕嘟地吸呀吸呀，吃了一大顿奶，立刻睡着了，过了很久才醒来，也不哭了。就这样留下她当奶妈的。

过了三天，她的丈夫来了，拉着一匹驴，拴在门前的树干上。他有一张大长脸，黄板儿牙，怎么这么难看！妈妈下工钱了，折子上写着：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过一年零四个月才许回家去。

穿着红棉袄的宋妈，把她的小孩子包裹在一条旧花棉被里，交给她的丈夫。她送她的丈夫和孩子出来时，哭了，背转身去掀起衣襟在擦眼泪，半天抬不起头来。媒人店的老张劝宋妈说：

“别哭了，小心把奶憋回去。”

宋妈这才止住哭，她把钱算给老张，剩下的全给了她丈夫。她嘱咐她丈夫许多话，她的丈夫说：

“您放心吧。”

他就抱着孩子牵着驴，走远了。

到了一年四个月，黄板儿牙又来了，他要接宋妈回去，但是宋妈舍不得弟弟，妈妈又要生小孩，就把她留下了。宋妈的大洋钱，数了一大垛交给她丈夫，他把钱放进蓝布褡裢里，叮叮当当的，牵着驴又走了。

以后他就每年来两回，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墙犄角，弄得满地的驴粪球，好在就一天，他准走。随着驴背滚下来的是

一个大麻袋，里面不是大花生，就是大醉枣，是他送给老爷和太太——我爸爸和妈妈。乡下有的是。

我简直想不出宋妈要是真的回她老家去，我们家会成什么样儿？谁给我老早起来梳辫子上学去？谁喂燕燕吃饭？弟弟挨爸爸打的时候谁来护着？珠珠拉了屎谁来给擦？我们都离不开她呀！

可是她常常要提回家去的话，她近来就问了我们好几次：“我回俺们老家去好不好？”

“不许啦！”除了不会说话的燕燕以外，我们齐声反对。

春天弟弟出麻疹闹得很凶，他紧闭着嘴不肯喝那芦根汤，我们围着鼻子眼睛起满了红疹的弟弟。妈说：

“好，不吃药，就叫你奶妈回去！回去吧！宋妈！把衣服，玩意儿，都送给你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

宋妈假装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走喽！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哟！”

“我喝！我喝！不要走！”弟弟可怜巴巴地张开手，要过妈手里的那碗芦根汤，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碗。宋妈心疼得什么似的，立刻搂抱起弟弟，把头靠着弟弟滚烫的烂花脸儿说：

“不走！我不会走！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小丫头子！”跟着，她的眼圈可红了，弟弟在她的拍哄中渐渐睡着了。

前几天，一个管宋妈叫大婶儿的小伙子来了，他来住两天，想找活儿做。他会用铁丝给大门的电灯编灯罩儿，免得灯泡儿被贼偷走。宋妈问他说：

“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好吧？”

“嗯。”他好像吃了一惊，瞪着眼珠，“我倒没看见，我是

打刘村我舅舅那儿来的!”

“噢。”宋妈怀着心思地呆了一下,又问:“你打你舅舅那儿来的,那,俺们丫头子给刘村的金子他妈奶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吗?”

“哦?”他又是一惊,“没——没听说。准没错儿,放心吧!”

停一下他可又说:

“大婶儿,您要能回趟家看看也好,三四年没回去啦!”

等到这个小伙子走了,宋妈跟妈妈说,她听了她侄子的话,吞吞吐吐的,很不放心。

妈妈安慰她说:

“我看你这侄儿不正经,你听,他一会儿打你们家来,一会儿打他舅舅家来。他自己的话都对不上,怎么能知道你家孩子的事呢!”

宋妈还是不放心,她说:

“打今年个一开年,我心里就老不顺序,做了好几回梦啦!”

她叫了算命的给解梦。礼拜那天又叫我替她写信。她老家的地名我已经背下了:顺义县牛栏山冯村妥交冯大明吾夫平安家信。

“念书多好,看你九岁就会写信,出门丢不了啦!”

“信上说什么?”我拿着笔,铺一张信纸,逞起能来。

“你就写呀,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尽顾得下水里玩,我给做好了两双鞋一套裤褂。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道乏。拿回去的钱前后快二百块了,后坡的二分地该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



月要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这封信太长了！”我拦住她没完没了的话，“还是让爸爸写吧！”

爸爸给她写的信寄出去，宋妈这几天很高兴。现在，她问弟弟说：

“要是小栓子来，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

“给呀！”弟弟说着立刻就站起来。

“我也给。”珠珠说。

“等小栓子来，跟我一块儿上附小念书好不好？”我说。

“那敢情好，只要你妈答应让他在这儿住着。”

“我去说！我妈妈很听我的话。”

“小栓子来了，你们可别笑他呀，英子，你可是顶能笑话人！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宋妈说的仿佛小栓子等会儿就到似的。她又看看我说：

“英子，他准比你高，四年了，可得长多老高呀！”

宋妈高兴得抱起燕燕，放在她的膝盖上。膝盖头颠呀颠的，她唱起她的歌：

“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个哥哥儿，哥哥出来卖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

她唱着，用手扳住燕燕的小手指，指着鼻子和眼睛，燕燕笑得咯咯的。

宋妈又唱那快板儿的：

“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姑娘都来到，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

太阳斜过来了，金黄的光从树叶缝里透过来，正照着我